



新刻  
改正

論語

道春點

四

8712  
1914  
6





12  
19/4  
6



論語卷之八



朱熹集註

衛靈公第十五

凡四十  
一章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遂

行。陳去聲。陳謂軍師行伍之列。俎豆，禮器。尹氏曰：衛靈公無道之君也。復有志於戰伐之事，故答以未學而去之。

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從去聲。孔子去衛適陳興起也。

子路愠，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

窮，小人窮斯濫矣。見賢遍反。何氏曰：濫，溢也。言君子固有窮時，不若小人窮則放濫為非。程子曰：



固窮者固守其窮亦通○愚謂聖人當行而行無所顧慮處困而亨無所怨悔於此可見學宜深味之

子曰

賜也女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

女音汝識音志與平

聲下同子貢之學多而能識矣夫子欲其知所本也故問以發之其積學功至而亦將有得也

曰非也予一以貫之

說見第四篇然彼以

行言而此以知言也○謝氏曰聖人之道大矣人不能偏觀而盡識宜其以為多學而識之也然聖人豈務博者哉如天之於衆形匪物物刻而雕之也故曰予一以貫之德轉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尹氏曰孔子之於曾子不待其問而直告之以此曾子復深喻之曰唯若子貢則先發其疑而後告之而子貢終亦不能如曾子之唯也二子所學之淺深於此可見愚按夫子之於子貢屢有以發之而他人不與焉則顏曾以下諸子所學之淺深又可見矣

子曰由知德者鮮矣

鮮上聲由呼子路之名而告之也德謂義理之得於己者

非己有之不能知其意味之實也○自第一章至此疑皆一時之

此章蓋為愠見發也

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

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

與平聲夫音扶無為而治者聖

人盛德而民化不待其有所作為也獨稱舜者紹堯之後而又得人以任眾職故尤不見其有為之迹也恭己者聖人敬德之容既無所為則人之所見如此而已

子張問行之意也

子曰言

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

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

行篤行不之行去聲貊亡音反子張意在得行於外

故夫子反於身而言之猶答于祿問達之意也篤厚也蠻南蠻貊北狄二千五百家為州

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

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

參七南反夫音扶其者指忠信篤敬而言參讀如毋往參

焉之參言與我相參也衡輓也言其於忠信篤敬念念不忘隨其所



在常若有見雖欲頃刻離之而不可得然後一言一行自然不離於忠信篤敬而蠻貊可行也 子張書諸紳 紳大帶之垂者書之欲其不忘也○程子曰學

要鞭辟近裏著己而已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言忠信行篤敬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即此是學質美者明得盡查滓便渾化卻與天地同體其次惟莊敬以持養之及其至則一也

○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

史官名魚衛大夫名鮪如矢言直也史魚自以不能進君子

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

懷之 伯玉出處合於聖人之道故曰君子卷收也懷藏也如於孫

直未盡君子之道若蘧伯玉然後可免於亂世

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

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 知去聲

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

成仁 志士有志之士仁人則成德之人也理當歿而求生則於其

○程子曰實理得之於心自別實理者實見得是實見得非也古人

○子曰貢問為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

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

之仁者 賢以事言仁以德言夫子嘗謂子貢悅不若己者故以

○顏淵問為邦 顏子王佐之才故問治天下之道曰為邦者謙辭

貢問為仁非問仁也故孔子告之以為仁之資而已



子白行夏之時

夏時謂以斗柄初昏建寅之月為歲首也。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人生於寅故斗柄建此三辰之月皆可以為歲首而三代迭用之夏以寅為入正商以丑為地正周以子為天正也然時以作事則歲月自當以入為紀故孔子嘗曰吾得夏時焉而說者以為謂夏水正之屬蓋取其時之正與其令之善而於此

乘殷之輅

輅音路亦作路商輅木輅也輅者大車之名古者以木為車而已至商而有輅之名蓋始異其制也周人飾以金玉則過後而易敗不若商輅之朴素渾堅而等威已辨為質而得其中也周冕有五祭服之冠也冠上有覆前後有旒黃帝以來蓋已有之而制度儀等至周始備然其為物小而加於衆體之上故雖華而不為靡雖費而不及奢夫子取之蓋亦以為文而

服周之冕

樂則韶舞 取其盡善盡美

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

遠去聲放謂禁絕之鄭聲鄭國之音佞人卑諂辨給之人殆危也○程子曰問政多矣惟顏淵告之以此蓋三代之制皆因時損益及其久也不能無弊周衰聖人不

人無遠慮必有近憂

蘇氏曰人之所履者容足之外皆為無用之地而不可廢也故慮不在千里之外則患在几席之下矣

德如好色者也

好去聲已矣乎歎其終不得而見之也

文仲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

竊位者與之與平聲竊位言不稱其位而有愧於心如盜得而陰據也柳下惠魯大夫展獲字禽食邑柳下諡曰惠與立謂與之並立於朝范氏曰臧文仲為政於魯若不知賢是不明也知而不舉是蔽賢也不明之罪小蔽賢之罪大故孔子以為不仁又以為竊位

立也

故孔子斟酌先王之禮立萬世常行之道發此以為之兆繇由是求之則餘皆可考也張子曰禮樂治之法也放鄭聲遠佞人法外意也一日不謹則法壞矣虞夏君臣更相戒飭意蓋如此又曰法立而能守則德可久業可大鄭聲佞人能使人喪其所守故放遠之尹氏曰此所謂百王不易之大法孔子之作春秋蓋此意也

子曰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好

子曰臧



○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

遠去聲言己厚故身益脩責人薄故人易從所以人不得而怨之

○子曰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未如之

何也已矣

如之何如之何者熟思而審處之辭也

○子曰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

好去聲小慧私智也言不及義則放辟邪侈之心滋好行小慧則行險僥倖之機孰難矣哉者言其無以入德而將有患害也

○子曰君子義以為質禮以行之孫以出

之信以成之君子哉

孫去聲義者制事之本故以為質而行之必有節文出之必以退遜成之必在誠實乃君子之道也○程子曰義以為質如質幹然禮行此孫出此信成此此四句只是一事以義為本又曰敬以直內則義以方外義以為質則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

○子曰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已知也

○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

范氏曰君子學以為己不求人知然沒世而名不稱焉則無為善之實可知矣

○子曰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

謝氏曰君子無不反求諸己小人反是此君子小人所以分也○楊氏曰君子雖不病人之不已知然亦疾沒世而名不稱也雖疾沒世而名不稱然所以求者亦反諸己而已小人求諸人故違道于舉無所不至二者文不相蒙而義實相足亦記言者之意

○子曰君子矜而不爭羣而不黨

乘戾之心故不爭和以處衆曰羣然無阿比之意故不黨

○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

○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



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推己及物其施

不窮故可以終身行之○尹氏曰學貴於知要子貢之問可謂知要矣孔子告以求仁之方也推而極之雖聖人之無我不出乎此終身行之不亦宜乎

○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譽平聲毀者稱人之惡而損其真譽者揚人之善而過其

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實夫子無是也然或有所譽者則必嘗有以試之而知其然矣聖人善善之速而無所苟如此若其惡惡則已緩矣是以雖有以前知其惡而終無所毀也

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斯民者今此之人也三代夏商周也直道無私曲也言吾之所以無所毀譽者蓋以此民即三代之時所以善其善惡其惡而無所私曲之民故我今亦不得而枉其是非之實也○尹氏曰孔子之於人也豈有意於毀譽之哉其所以譽之者蓋試而知其美故也斯民也三代所以直道而行豈得容私於其間哉

○子曰吾猶及史之闕

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已矣天音扶楊氏曰史闕

○子曰巧言亂德小不忍則亂大文馬借人此一事孔子猶及見之今亡已矣悼時之益偷也愚謂此必有為而言蓋雖細故而時變之大者可知矣○胡氏曰此章義疑不可強解

○子曰衆惡之必察焉衆好之必察焉好惡並去聲楊氏曰惟仁者能好惡人衆好惡之而不察則或蔽於私矣

○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弘廓而大之也人外無道道外無人然人心有覺而道體無為故人能大其道道不能大其人也○張子曰心能盡性人能弘道也性不知檢其心非道弘人也

○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過而能改則復於無過唯不改則其過遂成而將不及改矣

○子曰吾嘗終日



不食終夜不寢以思句無益句不如學也

此為思而不學者言之蓋勞心以必求不如適志而自得也李氏曰夫子非思而不學者特垂語以教人爾

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餒在其中矣

學也祿在其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

餒歟罪及耕所以謀食而未必得食學所以謀道而祿在其中然其學也憂不得乎道而已非為憂貧之故而欲為是以得祿也○尹氏曰君子治其本而不恤其末豈以自外至者為憂樂哉

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

之知去聲知足以知此理而私欲間之則無以有之於身矣知及之仁能守之

不莊以泄之則民不敬泄臨也謂臨民也知此理而我而不失矣然猶有不莊者蓋氣習之偏或有厚於內而不嚴於外

者是以民不見其可畏而慢易之下句放此

知及之仁能守之莊

泄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

理之節文思謂學至於仁則善有諸己而大本立矣泄之不莊動之不以禮乃其氣稟學問之小疵然亦非盡善之道也故夫子歷言之使知德愈全則責愈備不可以為小節而忽之也

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

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此言觀人之法知我知之也受彼所受也蓋君子於細事未必可觀而材德足以任重小人雖器量淺狹而未必無一長可取

子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水火吾見

蹈而死者未見蹈仁而死者也民之於水火所賴以生不可一日無其於仁也亦然但水火外物而仁在己無水火不過害人之身而不仁則失其心是仁有甚於水火而尤不可以一日無者也



況水火或有時而殺人。仁則未嘗殺人。亦何憚而不為哉。李氏曰。此夫子勉人為仁之語。下章放此。

○子曰當仁不讓於師

當仁以仁為己任也。雖師亦無所遜言。當勇往而必為也。蓋仁者人所自有而自為之。非有爭也。何遜之有。程子曰。為仁在己。無所與遜。若善名在外。則不可不遜。

○子曰君子貞而不諂

貞正而固也。諂則不釋是非而必於信。

○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

後與後獲之後。同。食祿也。君子

之仕也。有官守者。修其職。有言責者。盡其忠。皆以敬吾事而已。不可先有求祿之心也。

○子曰有

教無類

人性皆善。而其類有善惡之殊者。氣質之滌也。故君子有教。則人皆可以復於善。而不當復論其類之惡矣。

○子曰道不同不相為謀

為去聲。不同。如善惡邪正之類。

○子曰辭達而已矣

辭取達意而止。不以富麗為工。

○師冕

見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季

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

見賢遍及。師樂師。瞽者。冕名。再言某在斯。歷舉在坐之人。

以詔

師冕出。子張問曰。與師言之道與

道與之與。平聲。聖門學者於夫子之。下言一動無不存心省察如此。

子曰然。固相師之

道也。

相去聲。相助也。古者瞽必有相。其道如此。蓋聖人於此非作意而為之。但盡其道而已。○尹氏曰。聖人處己為人。其心一致。無不盡其誠。故也。有志於學者。求聖人之心。於斯亦可見矣。范氏曰。聖人不侮鰥寡。不虐無告。可見於此。推之天下。無一物不得其所矣。

### 季氏第十六

洪氏曰。此篇或以為齊論。凡十四章。

季氏將伐顓臾

顓音專。與音俞。顓臾。國名。魯附庸也。

冉有季路

見於孔子曰。季氏將有事於顓臾。

按左傳。史記。一子仕。



季氏不同時。此云爾者疑子路嘗從孔子自衛反魯再仕季氏不久而復之衛也。

孔子曰求無

乃爾是過與

與平聲冉求為季氏聚斂尤用事故夫子獨責之。

夫顓臾昔

者先王以為東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

社稷之臣也何以伐為

夫音扶東蒙山名先王封顓臾於此山之下使主其祭在

魯地七百里之中社稷猶云公家是時四分魯國季氏取其二孟孫叔孫各有其一獨附庸之國尚為公臣季氏又欲取以自益故孔子言顓臾乃先王封國則不可伐在邦域之中則不必伐是社稷之臣則非季氏所當伐也此事理之至當不易之定體而一言盡其曲折如此非聖人不能也

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

不欲也

夫子指季孫冉有實與謀以夫子非之故歸咎於季氏

孔子曰求周任

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危而不持顛

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

任平聲焉於虔反相去聲下同周任古之良史陳布

且爾言過矣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楨中

是誰之過與

兕徐履反柙戶甲反楨音獨與平聲兕野牛也柙楹也楨匱也言在柙而逸在楨而毀典守者

冉有曰今夫顓臾固而近於費今不取後

世必為子孫憂

夫音扶固謂城郭完固費季氏私邑此則冉求之飾辭然亦可見其實與季氏之謀矣

孔子曰求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為之

辭

夫音扶舍上聲欲之謂貪其利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

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



和無寡安無傾

寡謂民少貧謂財乏均謂各得其分安謂上下相安季氏之欲取顓臾患寡與貧爾然時季氏據國而魯君無民則不均矣君弱臣強互生嫌隙則不安矣均則不患於貧而和則不患於寡而安則不相疑忌而無傾覆之患

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既

來之則安之天音扶內治脩然後遠人服有不服則脩德以來之亦不當勤兵於遠今由

與采也相夫子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

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子路雖不與謀而素不能輔之

而謀動干戈於邦內吾

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

干楯也戈戟也蕭牆屏也言不均不和內變將作其後哀公果欲以越伐魯而去季氏○謝氏曰當是時三家強公室弱再求又欲伐顓

臾以附益之夫子所以深罪之為其藩魯以肥三家也洪氏曰二子仕於季氏凡季氏所欲為必以告於夫子則因夫子之言而救止者宜亦多矣伐顓臾之事不見於經傳其以夫子之言而止也與

○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

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

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

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先王之制諸侯

不得變禮樂專征伐陪臣家臣也逆理愈甚則其失之愈速大約世數不過如此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言不得專政天

下有道則庶人不議上無失政則下無私議非猶其口使不敢言也○此章通論天下之勢

○孔子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於大



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

天音扶魯自文公薨八子

遂殺子赤立宣公而君失其政歷成襄昭定凡五公逮及也自季武子始專國政歷悼平桓子凡四世而為家臣陽虎所執三桓三家皆桓公之後此以前章之說推之而知其當然也○此章專論魯事疑與前章皆定公時語蘇氏曰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宜諸侯之強也而魯以失政政逮於大夫宜大夫之強也而三桓以微何也強生於安安生於上下之分定今諸侯大夫皆陵其上則無以令其下矣故皆不久而失之也

○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

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

佞損矣便平聲辟僻亦反友直則聞其過友諒則進於誠友多聞則進於明便習熟也便辟謂習於威儀而不直善柔謂工

於媚說而不諒便佞謂習於口語而無聞見之實三者損益正相反也○尹氏曰自天子以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而其損益有如是者可

○孔子曰益者三樂損者三樂

樂節禮樂樂道人之善樂多賢友益矣樂

驕樂樂佚遊樂宴樂損矣樂五教反禮樂之樂音岳驕樂宴樂之樂音洛節謂

辨其制度聲容之節驕樂則侈肆而不知節佚遊則惰慢而惡聞善宴樂則淫瀆而狎小人三者損益亦相反也○尹氏曰君子之於好樂可不

○孔子曰侍於君子有三愆言未

及之而言謂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

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躁音竈君子有德位之通稱愆過也瞽無目不能察言觀

色○尹氏曰時然後言則無三者之過矣

○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

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

方剛戒之在鬪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



在得

血氣形之所待以生者血陰而氣陽也得食得也隨時知戒以理勝之則不為血氣所使也 范氏曰聖人同於人者血氣也異於人者志氣也血氣有時而衰志氣則無時而衰也少未定壯而剛老而衰者血氣也戒於色戒於鬪戒於得者志氣也君子養其志氣故不為血氣所動是以年彌高而德彌邵也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

聖人之言

畏者嚴憚之意也天命者天所賦之正理也知其可畏則其戒謹恐懼自有不能已者而付與之重可以不失矣大人聖人皆天命所當畏知畏天命則不得不畏之矣

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聖人

之言

侮戲玩也不知天命故不識義理而無所忌憚如此 尹氏曰三畏者脩己之誠當然也小人不務脩身誠己則何畏之有

○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

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

為下矣

困謂有所不通言人之氣質不同大約有此四等 楊氏曰生知學知以至困學雖其質不同然及其知之一也故君子惟學之為貴困而不學然後為下

○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

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

難見得思義

難去聲視無所蔽則明無不見聽無所壅則聰無不聞色見於面者貌舉身而言思問則疑不蓄思難則忿必懲思義則得不苟 程子曰九思各專其一謝氏曰未至於從容中道無時而不自省察也雖有不存焉者寡矣此之謂思誠

○孔子曰見善

其語矣

探吐南反真知善惡而誠好惡之類 曾問冉之徒蓋能之矣語蓋古語也

隱居以求

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吾聞其語矣未見其



人也。求其志守其所達之道也。達其道行其所求之志也。蓋惟伊尹太公之流可以當之。當時若顏子亦庶乎此。然隱而未見。又不幸而蚤歿故。

夫子云然。

○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

民無德而稱焉。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

民到于今稱之。駟四馬也。首陽山名。其斯之謂與。與平聲。胡氏曰。

程子以為第十二篇錯簡。誠不以富亦祇以異。當在此章之首。今詳文勢以當在此句之上。言人之所稱不在於富而在於異也。愚謂此說近是。而章首當有孔子曰字。蓋闕文耳。大抵此書後十篇多闕誤。

○陳亢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

亢音剛。亢以私意窺聖人疑必陰厚其子。

對曰：未也。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

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

事理通達而心氣和平故能言。

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

學禮乎？對曰：未也。不學禮無以立。鯉退而

學禮。品節詳明而德性堅定故能立。聞斯二者。當獨立之時所聞。不過如此。其無異聞可知。

陳亢退而喜曰：問一得三。聞詩聞禮又聞

君子之遠其子也。遠去聲。尹氏曰：孔子之教其子無異於門人。故陳亢以為遠其子。

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夫人自稱曰小

童。邦人稱之曰君夫人。稱諸異邦曰寡小

君。異邦人稱之亦曰君夫人。寡寡德謙辭。○吳氏曰：凡語中所載如此

類者不知何謂。或古有之。或夫子嘗言之。不可攷也。

論語卷之八



論語卷之九

朱熹集註

陽貨第十七

凡二十 六章

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歸孔子豚孔子時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諸塗

歸如字一作饋陽貨李氏家臣名虎嘗因

季相子而專國政欲令孔子來見已而孔子不往貨以禮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故瞰孔子之亡而歸之豚欲令孔子來拜而見之也

謂孔子曰來予與爾言曰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曰不可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知乎曰不可日月逝矣歲不

我與孔子曰諾吾將仕矣

好亟知並去聲懷寶迷邦謂懷藏道德不救國之迷

亂亟數也失時謂不及事幾之會將者且然而未必之辭貨語皆譏孔子而諷使速仕孔子固未嘗如此而非不欲仕也但不仕於貨耳故直據理答之不復與辯若不諭其意者○陽貨之欲見孔子雖其善意然不過欲使助己為亂耳故孔子不見者義也其往拜者禮也必時其亡而往者欲其稱也遇諸塗而不避者不終絕也隨問而對者理之直也對而不辯者言之遜而亦無所詘也楊氏曰楊雄謂孔子於陽貨也敬所不敬為詘身以信道非知孔子者蓋道外無身身外無道身詘矣而可以信道吾未之信也

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

此所謂性兼氣質而言者也氣質之性固有美惡之

不同矣然以其初而言則皆不甚相遠也但習於善則善習於惡則惡於是始相遠耳○程子曰此言氣質之性非言性之本也若言其本則性即是理無不善孟子之言性善是也何相近之有哉

子曰唯上知與下愚不移

知去聲此承上章而言人之氣質相近之

中又有美惡一定而非君之所能移者○程子曰人性本善不可



後者何也。語其性則皆善也。語其才則有下愚之不移。所  
二焉。自暴自棄也。人苟以善自治。則無不可移。雖昏愚之至。皆可漸  
磨而進也。惟自暴者拒之。以不信。自棄者絕之。以不為。雖聖人與居。  
不能化。而人也。仲尼之所謂下愚也。然其質非必昏且愚也。性往。疆  
戾而才力有過人者。商辛是也。聖人以其自絕於善。謂之下愚。然考  
其歸。則誠愚也。或曰。此與上章當合為一。子曰。二字蓋衍文耳。

○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

弦琴瑟也。時子游為武  
城宰。以禮樂為教。故邑

人皆弦  
歌也。

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

莞華版反焉。於虔反。莞爾。小笑貌。蓋喜  
之也。因言其治小邑。何必用此大道也。

子游對曰。昔者

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

學道則易使也。

易去聲。君子小人以位言之。子游所稱。蓋未  
子之常言。言君子小人皆不可以不學。故武

城雖小亦必  
教以禮樂。

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

戲之耳。

嘉子游之篤信。又以解門人之惑也。○治有大小。而其治  
之必用禮樂。則其為道一也。但衆人多不能用。而子游獨

行之。故夫子驟聞而深喜之。因其言以戲之。而子游以正對。故復  
是其言而自  
實其戲也。

○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

弗擾。季氏宰。與陽虎  
共執桓子。據邑以叛。

子路不說曰。未之也已。何

必公山氏之之也。

說音悅。未無也。言道既不行。無  
所往矣。何必公山氏之往乎。

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

其為東周乎。

天音扶。豈徒哉。言必用我也。為東周。言與周道於  
東方。○程子曰。聖人以天下無不可有為之時。亦  
無不可改過之人。故欲往。然而終不往者。知其必不能改。故也。

○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

天下為仁矣。請問之曰。恭寬信敏惠。則



○不侮寬則

得衆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

人行是五者則心存而理得矣於天下言無適而不然猶所謂雖之夷狄不可棄者五者之目蓋因子張所不足而言耳任倚仗也又言其效如此○張敬夫曰能行此五者於天下則其心公平而周偏可知矣然恭其本與李氏曰此章與六言六蔽五美四惡之類皆與前後文體大不相同

前後文體大不相同

佛肸召子欲往

佛音彌肸許密反佛肸晉大夫趙氏之也

子路曰昔者由也聞諸夫子曰親

於其身爲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肸以中

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子路恐佛肸之挽夫子故問此以止夫子之行親猶自也不入

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

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磷力刃反涅乃結反磷薄也涅染皂物言人之不善

不能澆已楊氏曰磨不磷涅不緇而後無可無不可堅白不足而欲自試於磨涅其不磷緇也者幾希

吾嘗菹

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

焉於度反匏瓠也匏瓜繫於一處而不能飲食人則不如

是也○張敬夫曰子路昔者之所聞君子守身之常法夫子今日之所言聖人體道之大權也然夫子於公山佛肸之召皆欲往者以天下無不可變之人無不可爲之事也其卒不往者知其人之終不可變而事之終不可爲耳一則生物之仁一則知人之智也

子曰由也女聞六言六蔽矣乎對曰未

也女音汝下同蔽遮掩也居吾語女語去聲禮君子問更端則起而對故夫子諭子路使還坐

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知不好

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

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



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

好知並去聲。言皆然徒好之而不學以明其理則各有

所蔽愚若可陷可罔之類蕩謂窮高極廣而無所止賊謂傷害於物勇者剛之發剛者勇之體狂躁率也。○范氏曰子路勇於為善其失之者未能好學以明之也故告之以此曰勇曰剛曰信曰直又皆所以救其偏也。

○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天音扶小子弟子也

詩可以興

感發

可以觀

考見

可以羣

和而

可以怨怨而不怒

邇之事父遠之事君人倫之道詩無不備二者

其緒餘又足以資多識。○學詩

舉重而言

多識於鳥獸艸木之名

資多識。○學詩

之法此章盡之讀是經者所宜盡心也

○子謂伯魚曰女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

女音汝與平聲為猶學也周南召南詩首篇名所言皆修身齊家之事正牆面而立言即其至近之地一物無所見一步不可行

○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

鐘鼓云乎哉

敬而將之以玉帛則為禮和而發之以鐘鼓則為樂遺其本而專事其末則豈禮樂之謂哉。○

程子曰禮只是一箇序樂只是一箇和只此兩字含蓋多少義理天下無一物無禮樂且如置此兩倚一不正便是無序無序便乖乖便不和又如盜賊至為不道然亦有禮樂蓋必有總屬必相聽順乃能為盜不然則叛亂無統不能一日相聚而為盜也禮樂無處無之學者須要識得

猶穿窬之盜也與

在而審反與平聲厲威嚴也荏柔弱也小人細民也穿窬壁窬踰牆言其無實

○子曰鄉原德之賊也

鄉者鄙俗之意原與愿同

盜名而常良人知也荀子原慝註讀作愿是也鄉原鄉人之愿者也蓋其同流合汙以媚於世故在鄉人之中獨以愿稱夫子以其似德非德而反



以為德之賊而深惡之詳見孟子未篇

○子曰道聽而塗說德之棄也

雖聞善言不為己有是自棄其德也

○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

與平聲鄙夫庸惡陋劣之稱

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

何氏曰患得之患失之

謂患不能得之

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

小則吮癰舐痔大則弑父與君皆生

於患失而已○胡氏曰許昌斬裁之有言曰士之品大繫有三志於道德者功名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功名者富貴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富貴而已者則亦無所不至矣

○子曰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

氣失其平則為疾故氣稟之偏者亦謂之疾昔所謂疾今亦亡

之傷俗之益衰也

古之狂也肆今之狂也蕩古之

矜也廉今之矜也忿戾古之愚也直今之

愚也詐而已矣

狂者志願太高肆謂不拘小節蕩則踰天闕矣矜者持守太嚴廉謂稜角峭厲忿戾則至於爭矣愚者暗昧不明直謂徑行自遂詐則挾私妄作矣○范氏曰末世滋偽豈惟賢者不知古哉民性之蔽亦與古人異矣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出重

○子曰惡紫之奪朱也惡鄭聲之亂雅樂

也惡利口之覆邦家者

惡去聲覆芳服反朱正色紫間色雅正也利口捷給覆傾

敗也○范氏曰天下之理正而勝者常少不正而勝者常多聖人以惡之也利口之人以是為非以非為是以賢為不肖以不肖為賢人君苟悅而信之則國家之覆也不難矣

○子曰予欲無言

學者多以言語觀聖人而不察其天理流行之實有不待言而著者是以徒得其言而不得其所以言故夫子發此以警之



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

語觀聖人者

故疑而問之

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

馬天何言哉？

四時行，百物生，莫非天理發見流行之實，不待言而可見。聖人一動一靜，莫非妙道精義之發。

亦天而已。豈待言而顯哉？此亦開示子貢之切，惜乎其終不喻也。○程子曰：孔子之道，譬如日星之明，猶患門人未能盡曉，故曰：子欲無言，若顏子則便默識其他，則未免疑問。故曰：小子何述？又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則可謂至明白矣。愚按：此與前篇無隱之意，相發學。

命者出戶取瑟而歌，使之聞之。

孺悲曾人，嘗學于孔子。當是時，必有以得罪者，故辭以疾，而又使知其非疾，以警教之也。程子曰：此孟子所謂不屑之教誨，所以深教之也。

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

期音基，下同。期，周年也。

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

恐居喪不習而崩壞也。

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

改火，期可已矣。

鑽，祖官反，沒，盡也。升，登也。燧，取火之木也。改火，冬取槐檀之火，亦一年而周也。已，止也。言期年則天運一周，時

之火，冬取槐檀之火，亦一年而周也。已，止也。言期年則天運一周，時物皆變，喪至此可止也。尹氏曰：短喪之說，下愚且恥言之。宰我親學聖人之門，而以是為問者，有所疑於心，而不敢強為爾。

於女安乎？曰：安。

天音扶，下同。衣，去聲。女音汝，下同。禮，父母之喪，既殯，食粥。鹿衰既葬，疏食水飲，受以成布

女安則為之。夫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

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為也。今女安則為



之藥上如字下音洛此夫子之言也旨亦甘也初言女安則絕之之辭又發其不忍之端以警其不察而再言女安則為之以深責之

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

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

也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宰我既出未子懼其真以

為可安而遂行也故深探其本斥之言由其不仁故愛親之薄如此也懷抱也又言君子所以不忍於親而喪必三年之故使之聞之或能反求而終得其本心也○范氏曰喪雖止於三年然賢者之情則無窮也特以聖人為之中制而不敢過故必俯而就之非以三年之喪為足以報其親也所謂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特以責宰我之無恩欲其有以跂而及之爾

○子曰

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不有博奕者

乎為之猶賢乎已博局戲也弈圍碁也已止也李氏曰聖人非教人博奕也所以甚言無所用心

之不可爾

○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

義以為上君子有勇而無義為亂小人有

勇而無義為盜尚上也君子為亂小人為盜皆以位而言者也尹氏曰義以為尚則其為勇也大矣子路好勇故夫子以此救其失也胡氏曰疑此子路初見孔子時問答也

○子貢曰君子亦有惡乎子曰有惡惡稱

人之惡者惡居下流而訕上者惡勇而無

禮者惡果敢而窒者惡去聲下同惟惡者之惡如字訕所諫反訕謗毀也窒不通也稱入

惡則無仁厚之意下訕上則無忠敬之心勇無禮則為亂果而窒則妄作故夫子惡之

曰賜也亦有惡乎惡微以為知

者惡不孫以為勇者惡訐以為直者微古堯反知孫



並去聲。訂居謁反。惡微以下子貢之言也。微伺察也。訂謂人之心也。陰私。○楊氏曰：仁者無不愛，則君子疑若無惡矣。子貢之有是心也，故問焉以質其是非。侯氏曰：聖賢之所惡如此，所謂唯仁者能惡人也。

○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近之則

不孫，遠之則怨。近孫遠並去聲。此小人亦謂僕隸下人也。君子之於臣妾，莊以蒞之，慈以畜之，則無二者之患矣。

○子曰：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已。

惡去聲。四十成德之時，見惡於人則止於此而巳。勉入及時遷善改過也。蘇氏曰：此亦有為而言，不知其為誰也。

### 微子第十八

出處凡十一章

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微箕二

爵也。微子紂庶兄。箕子比干紂諸父。微子見紂無道去之，以存宗祀。箕子比干皆諫紂殺比干囚箕子以為奴。箕子因佯狂而受辱。

孔子曰：殷有三仁焉。

焉。

三人之行不同而同出於至誠惻怛之意，故不拂乎愛之理而有以全其心之德也。楊氏曰：此三人者各得其本心，故同謂之仁。

○柳下惠為士師，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

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

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三去聲。焉於虔反。士師獄官。黜退也。柳下惠三黜不去，而其辭氣雍容如此，可謂和矣。然其不能枉道之意，則有確乎其不可拔者，是則所謂必以其道而不自失焉者也。○胡氏曰：此必有孔子斷之之言而亡之矣。

○齊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則

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曰：吾老矣，不能

用也。孔子行。魯三卿季氏最貴，孟氏為下卿。孔子去之事見世家。然此言必非面語孔子，蓋自以告其臣而

孔子聞之爾。○程子曰：季氏強臣，君待之之禮極隆，然非所以待孔子也。以季孟之間待之，則禮亦至矣。然復曰：吾老矣，不能用也。故孔



子去之蓋不繫待之輕重特以不用而去爾

齊人歸女樂季桓子

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歸如字或作饋朝音潮季桓子魯大夫名斯按史記定公十四

年孔子為魯司寇攝行相事齊人懼歸女樂以沮之尹氏曰受女樂而怠於政事如此其簡賢棄禮不足與有為可知矣夫子所以行也所謂見幾而作不俟終日者與○范氏曰此篇記仁賢之出處而折衷以聖人之行所以明中庸之道也

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

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

辟世夫子時將適楚故接輿歌而過其車前也鳳有道則見無道則隱接輿以此孔子而譏其不能隱為德衰也來者可追言及今尚可隱去已止也而語助辭殆危也接輿蓋知尊孔子而趣不同者也

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辟之不得與之言

辟去聲孔子下車蓋欲告之以出處之意接輿自以為是故不欲聞而辟之也

長沮桀溺耦

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沮七余反溺乃歷反二人隱者耦並耕也時孔子自楚反乎蔡津濟渡處

長沮曰夫執輿者為誰子

路曰為孔丘曰是魯孔丘與曰是也曰是

知津矣天音扶與平聲執輿執轡在車也蓋本子路御而執轡今下問津故夫子代之也知津言數周流自知津處

問於桀溺桀溺曰子為誰曰為仲由曰是

魯孔丘之徒與對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

是也而誰以易之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

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耨而不輟徒與之與平聲滔滔吐刃反



辟去聲。擾音憂。滔滔流而不及之意。以猶與也。言天下皆亂。將誰與變易之。而汝也。辟人謂孔子。辟世。桀溺自謂。擾。擾種也。亦不告。以津處。

子路行以告。夫子憮然曰。鳥獸不可與同

羣。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

不與易也。憮音武。與如字。憮然猶悵然。惜其不喻己意也。言所當與同羣者斯人而已。豈可絕人逃世以為潔哉。天下若已平治。則我無用變易之。正為天下無道。故欲以道易之耳。○程子曰。聖人不敢有志天下之心。故其言如此也。張子曰。聖人之仁不以無道必天下而棄之也。

○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

荷篠。子路問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

不勤。五穀不分。孰為夫子。植其杖而芸。

篠徒弔反。植音值。丈人亦隱者。篠竹器。分辨也。五穀不分。猶言不辨菽麥爾。責其不事農業而從師遠遊也。植立之也。芸去艸也。

子路拱而立。

知其隱者敬之也。

止。子路宿殺雞為

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

食音嗣。見賢遍反。

明日子路

行以告。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反見之。至則

行矣。

孔子使子路反見之。蓋欲告之以君臣之義。而丈人意。子路必將復來。故先去之。以滅其跡。亦接輿之意也。

子路曰。不仕無義。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

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欲潔其身而亂大

倫。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

之矣。長上聲。子路述夫子之意如此。蓋丈人之接子路甚倨。而子路益恭。丈人因見其二子焉。則於長幼之節固知其不可廢矣。故因其所明以曉之。倫序也。人之太倫有五。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也。仕所以行君臣之義。故雖知道之不



行而不可廢然謂之義則事之可否身之去就亦自有不可苟者是  
以雖不潔身以亂倫亦非忘義以徇祿也福州有國初時寫本路下  
有反子二字以此為子路反而未子言之也未知是否○范氏曰隱  
者為高故往而不返仕者為通故溺而不止不與鳥獸同羣則決性  
命之情以饗富貴此二者皆惑也是以依乎中庸者為難惟聖人  
不廢君臣之義而必以其正所以或出或處而終不離於道也

○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

少連

少去聲下同逸遺逸民者無位之稱虞仲即仲雍與  
泰伯同竄荆蠻者夷逸朱張不見經傳少連東夷人

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謂

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言中倫行中慮

其斯而已矣

與平聲中去聲下同柳下惠事見上倫義理之次  
第也慮思慮也中慮言有意義合人心少連事不  
可考然記稱其善居喪三日不怠三月不  
解甚悲哀三年憂則行之中慮亦可見矣

謂虞仲夷逸

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

仲雍居吳斷髮文身裸以  
為飾隱居獨善合乎道之

清放言自廢  
合乎道之權

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

孟子曰孔子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所  
謂無可無不可也○謝氏曰七人隱遯不汗則同其立心造行則異  
伯夷叔齊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蓋已遯世離羣矣下聖人一等  
此其最高與柳下惠少連雖降志而不枉已雖辱身而不求合其心  
有不屑也故言能中倫行能中慮虞仲夷逸隱居放言則言不合先  
王之法者多矣然清而不汗也權而適宜也與方外之士害義傷教  
而亂大倫者殊科是以均謂之逸民尹氏曰七人各守其一節而孔  
子則無可無不可所以常適其可而異於逸民之徒也楊雄曰觀乎  
聖人則見賢人是以致孟子  
語夷惠亦必以孔子斷之

○大師摯適齊

天音泰大  
師魯樂官

其名也

亞飯干滴楚

三飯繚適蔡

四飯缺

適秦

飯扶晚反  
繚音了

鼓方叔入于河

鼓擊鼓者方  
叔名河河內



播鼗武人于漢

鼗徒刀反播搖也鼗小鼓兩旁有耳持其柄而搖之則旁耳還自擊武名也漢漢中

少師陽擊磬襄人于海

少去聲少師樂官之佐陽襄二人名襄即孔子所從學琴

者海海島也○此記賢人之隱遁以附前章然未必夫子之言也未章故此張子曰周衰樂廢夫子自衛反魯一嘗治之其後伶人賤工識樂之正及魯益衰三桓僭妄自大師以下皆知散之四方逾河蹈海以去亂聖人俄頃之助功化如此如有用我期月而可豈虛語哉

○周公謂魯公曰君子不施其親不使大

臣怨乎不以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無求

備於一人施陸氏本作弛福本同○魯公周公子伯禽也施遺棄也以用也大臣非其人則去之在其位則不可不用大故謂惡逆李氏曰四者皆君子之事忠厚之至也○胡氏曰此伯禽受封之國周公訓戒之辭魯人傳誦久而不忘也其或夫子嘗與門弟子言之與

○周有八士伯達伯适仲突仲

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駟

駟鳥瓜反或曰成王時人或曰宣王時人蓋一母四乳而

生八子也然不可考矣○張子曰記善人之多也○愚按此篇孔子於三仁逸民師摯八士既皆稱贊而品列之於接輿沮溺又人又每有倦倦接引之意皆衰世之志也其所感者深矣在陳之嘆蓋亦如此三仁則無間然矣其餘數君子者亦皆一世之高士若使得聞聖人之道以裁其所過而勉其所不及則其所立豈止於此而已哉

論語卷之九



論語卷之十

朱熹集註

子張第十九

此篇皆記弟子之言而子夏為多子貢次之蓋孔門自顏子以下穎悟莫若子貢自曾子以下篤實無若子夏故故特記之詳焉凡二十五章

子張曰士見危致命見得思義祭思敬喪

思哀其可已矣致命謂委致其命猶言授命也四者立身之人節一有不至則餘無足觀故言士能如此則庶乎其可矣

則庶乎其可矣

能為有焉能為亡焉於度反亡讀作無下同有所得而守之太狹則德孤有所聞而信之不篤則道廢焉能為有亡猶言不足為輕重

猶言不足為輕重

○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

張子張曰子夏云何對曰子夏曰可者與

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張曰異乎吾所聞君

子尊賢而容眾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

與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與人將拒我

如之何其拒人也賢與之與平聲子夏之言迫狹子張譏之是也但其所言亦有過高之弊蓋大賢雖無所不容然大故亦所當絕不賢固不可以拒火然損友亦所當遠學者不可不察

○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

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不為也泥去聲小道如農圃醫卜之屬泥不通也○楊氏曰百家衆技猶耳目鼻口皆有所明而不能相通非無可觀也致遠則泥矣故君子不為也

○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



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矣

亡讀作無好去聲

朱有○尹氏曰好學者日新而不失

○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

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

四者皆學問思辨之事耳未及乎力行而為仁也然從事於此

則心不外馳而所存自熟故曰仁在其中矣○程子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何以言仁在其中矣學者要思得之了此便是徹上徹下之道又曰學不博則不能守約志不篤則不能力行切問近思在己者則仁在其中矣又曰近思者以類而推蘇氏曰博學而志不篤則大而無成泛問遠思則勞而無功

○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

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

肆謂官府造作之處致極也工不居肆則遷於異物而業

不精君子不學則奪於外誘而志不篤尹氏曰學所以致其道也居肆必務成其事君子之於學可不知所務哉愚按二說相須其義始備

○子夏曰小人之過也必文

文去聲文飾之也小人憚於改過而不憚

於自欺故必文以重其過

○子夏曰君子有二變望之

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

儼然者貌之莊溫者色之和厲者辭之確

程子曰他人儼然則不溫溫則不厲惟孔子全之謝氏曰此非有意於變蓋並行而不相悖也如良玉溫潤而栗然

子夏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為

厲己也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為謗己也

誠意惻怛而人信之也厲猶病也事上使下皆必誠意交孚而後可以有為

○子夏曰大德

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

大德小德猶言大節小節閑闕也所以止物之出入言人能先

立乎其大者則小節雖或未盡合理亦無害也○吳氏曰此章之言不能無弊學者詳之

○子游曰

子夏之門人小子當洒掃應對進退則可



矣抑末也本之則無如之何

酒色賣友掃素報友

子游譏子夏弟子於威儀容節之間則可矣然此小學之末耳推其本如大學正心誠意之事則無有

子夏聞之曰噫言游過矣君子之

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譬諸艸木區以別

矣君子之道焉可誣也有始有卒者其惟

聖人乎

別彼列反焉於度反倦如誨久不倦之倦區猶類也言君子之道非以其末為先而傳之非以其本為後而倦教但

學者所至自有淺深如艸木之有大小其類固有別矣若不量其淺深不問其生熟而驟以高且遠者強而誣之則惟聖人為然豈可責之門人小子乎○程子曰君子教人有循序先傳以小者近者而後教以大者遠者非先傳以近小而後不教以遠大也又曰洒掃應對便是形而上者理無大小故也故君子唯在謹獨又曰聖人之道更無精粗從洒掃應對與精義入神貫通只一理雖洒掃應對唯看所以然

何又曰凡物有本末不可分本末為兩段事洒掃應對是其然必有所以然又曰自洒掃應對上便可到聖人事愚按程子第一條說此章文意最為詳盡其後四條皆以明精粗本末其分雖殊而理則一學者當循序而漸進不可厭末而求本蓋與第一條之意實相表裏非謂末即是本但學其末而本便在此也

而優則仕

優有餘力也仕與學理同而事異故當其事者必先仕者益深學而仕則所以驗其學者益廣

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

致極其哀不尚文飾也楊氏曰喪與其易也寧戚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之意愚按而止二字亦微有過於高遠而簡略細微之弊學者詳之

子游曰吾友張也為難能也然而未仁

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

與並為仁矣

堂堂容貌之盛言其務外自高不可輔而為仁亦不能以輔入之仁也○范氏曰子張外有

子張行過高而誠實惻怛之意



餘而內不足故門人皆不與其為仁子曰剛毅木訥近仁寧外不足而內有餘庶可以為仁矣

曾子曰

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

乎致盡其極也蓋人之真情所不能自已者○尹氏曰親喪固所自盡也於此不用其誠惡乎用其誠

曰吾聞諸夫子子墨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

也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

子墨莊子魯大夫名速其父獻子名蔑獻子有賢德而莊子能用其臣守其政故其他孝行雖有可稱而皆不若此事之為難

○孟氏使陽膚為士師問於曾子曾子曰

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

勿喜陽膚曾子弟子民散謂情義乖離不相維繫謝氏曰民之散也以使之無道教一無素故其犯法也非迫於不得已則

於不知也故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

○子貢曰紂之不善不如

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

皆歸焉惡居之惡去聲下流地形卑下之處眾流之所歸喻人身有汙賤之實亦惡名之所聚也子貢言此欲人常自警省不可一置其身於不善之地非謂紂本無罪而虛被惡名也

○子貢曰君子之

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

人皆仰之更平○衛公孫朝問於子貢曰

仲尼焉學朝音潮焉於虔反子貢曰文武之道

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

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



而亦何常師之有

識音志下焉字於度反文武之道謂文王武王之謨訓功烈與凡周之禮樂文章皆是也。在人言人有能記之者識記也。

章皆是也。在人言人有能記之者識記也。

○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

曰子貢賢於仲尼

語去聲朝音潮武叔魯大夫名州仇

子服景伯

以告子貢子貢曰譬之宮牆賜之牆也及

肩窺見室家之好

牆鼻室淺

夫子之牆數仞不

得其門而人不可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

七尺曰仞不入其門則不見其中之所有言牆高而宮廣也

得其門者或寡矣夫

子之云不亦宜乎

此夫子指武叔

○叔孫武叔毀

仲尼子貢曰無以為也仲尼不可毀也他

人之賢者丘陵也猶可踰也仲尼日月也

無得而踰焉人雖欲自絕其何傷於日月

乎多見其不知量也

量去聲無以為猶言無用為此土高曰丘大阜曰陵日月喻其至高

自絕謂以謗毀自絕於孔子多與祗同適也不知量謂不自知其分量

○陳子禽謂子

貢曰子為恭也仲尼豈賢於子乎

為恭謂為恭敬推遜其師也

子貢曰君子一言以為知一言以為不知

言不可不慎也

知去聲責子禽不慎言

夫子之不可及也

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

階梯也大可為也化不可為也故曰不可階而升也

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



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道去聲立之謂植其生也道引也其生也榮其外也謂教之也行從也綏安也來歸附哀如之何其可及也

也動謂鼓舞之也和所謂於變時雍言其感應之妙神速如此榮謂莫不尊親哀則如喪考妣程子曰此聖人之神化上下與天地同流者也○謝氏曰觀子貢稱聖人語乃知晚年進德益極於高遠也夫子之得邦家者其鼓舞群動捷於桴鼓影響人雖見其變化而莫窺其所以變化也蓋不離於聖而有不可知者存焉聖而進於不可知之神矣此殆難以思勉及也

堯曰第二十 凡三章

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此堯命舜而禪以帝位之辭咨嗟四海困窮天祿永終嘆聲曆數帝王相繼之次第猶歲時氣節之先後也允信也中者無過不及之名四海之人困窮則君祿亦永絕矣戒之也舜亦以命禹

舜後遜位於禹亦以此辭命之今見於虞書大禹謨比此加詳

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此引商書湯誥之辭蓋湯既放桀而告諸侯也與書文大同小異曰上當有湯字履蓋湯名用玄牡夏尚黑未變其禮也簡閱也言桀有罪己不敢赦而天下賢人皆上帝之臣己不敢蔽簡在帝心惟帝所命此述其初請命而伐桀之詞也又言君有罪非民所致民有罪實君所為見其厚於責己薄於責人之意此其告諸侯之辭也周有

大賚善人是富賚來代反此以下述武王事賚予也武王克商大賚于四海見周書武成篇此言其所富者皆善人也詩序云賚所以錫予善人蓋本於此

雖有周親不如仁人百姓有過在于一人此周書泰誓之辭孔氏曰周至也言紂至親雖多不如周家之多仁人



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四方之政行焉

稱權

錘也量斗斛也法度禮樂制度皆是也

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天

下之民歸心焉

興滅繼絕謂封黃帝堯舜夏商之後舉逸民謂釋箕子之囚復商容之位三者皆人心之所欲也

所重民食喪祭

武成曰重民五教惟食喪祭

寬則得衆信則

民任焉敏則有功公則說

說音悅此於武王之無所見恐或泛言帝王之道

也○楊氏曰論語之書皆聖人微言而其徒傳守之以明斯道者也故於終篇具載堯舜咨命之言湯武誓師之意與夫施諸政事者以明聖學之所傳者一於是而已所以著明二十篇之大旨也

孟子於終篇亦歷叙堯舜湯文孔子相承之次皆此意也  
子張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子曰  
曰尊五美屏四惡斯可以從政矣子張曰

何謂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費勞而不怨  
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子張曰何  
謂惠而不費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  
不亦惠而不費乎擇可勞而勞之又誰怨  
欲仁而得仁又焉貪君子無衆寡無小大  
無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驕乎君子正其衣  
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  
而不猛乎子張曰何謂四惡子曰不教而  
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慢令致期謂



之賊猶之與人出納之者謂之有司

賈芳

味反焉於度反出去聲虐謂殘酷不仁暴謂卒遽無漸致期列期也賊者切害之意緩於前而急於後以誤其民而必刑之是賊害之也猶之猶言均之也均之以物與人而於其出納之際乃或吝而不果則是有司之事而非為政之體所與雖多人亦不懷其惠矣項羽使人有功端封刻印初忍弗能予卒以取敗亦其驗也○尹氏曰告問政者多矣未有如此之備者故記之以繼帝王之治則夫子之為政可知也

○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

程子曰知命者知有命而信之也人

不知命則見害必避見利必趨何以為君子

不知禮無以立也

不知禮則耳目無所加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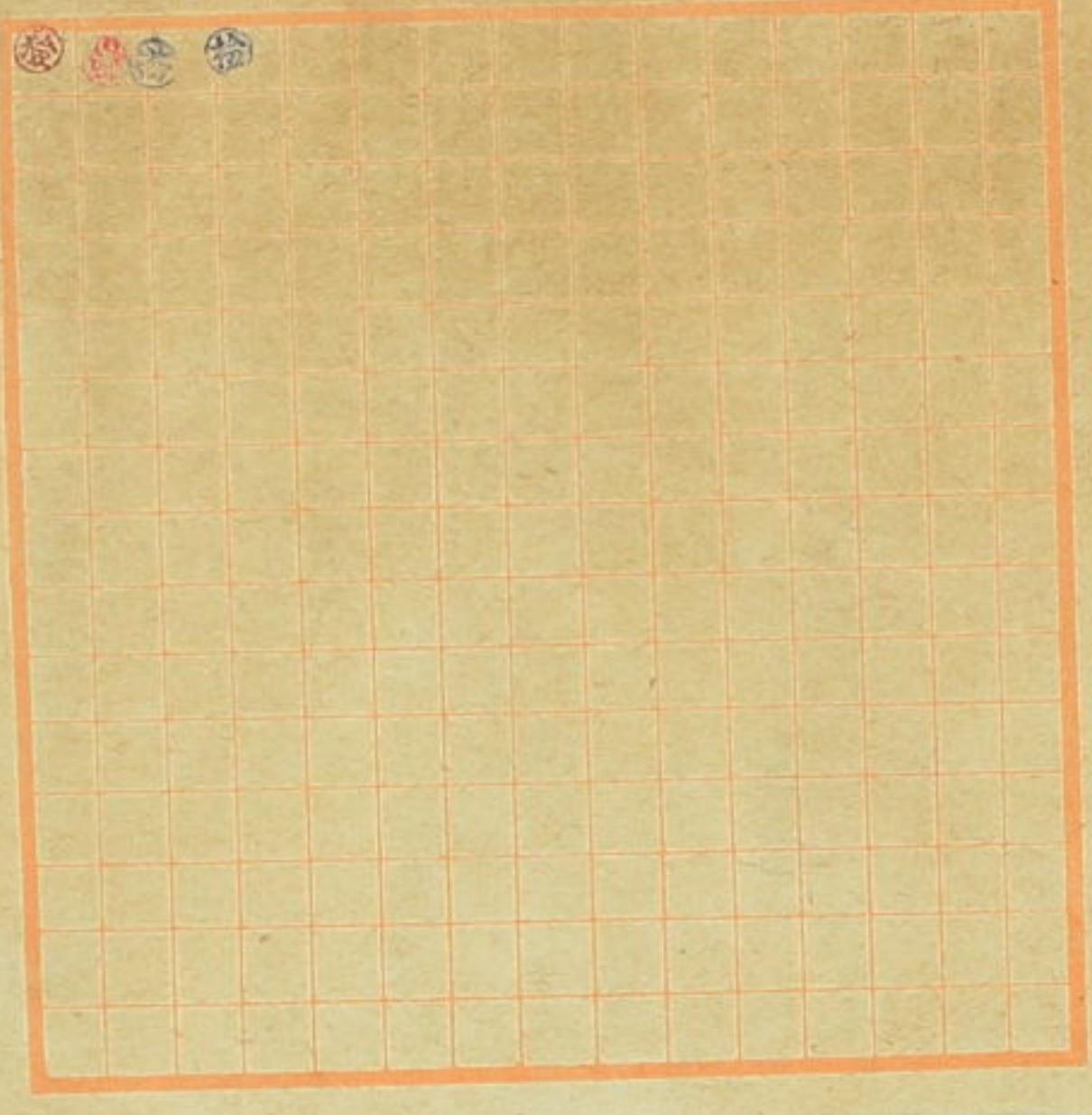
足無所措 不知言無以知人也

言之得失可以知人之邪正○尹氏曰知斯三者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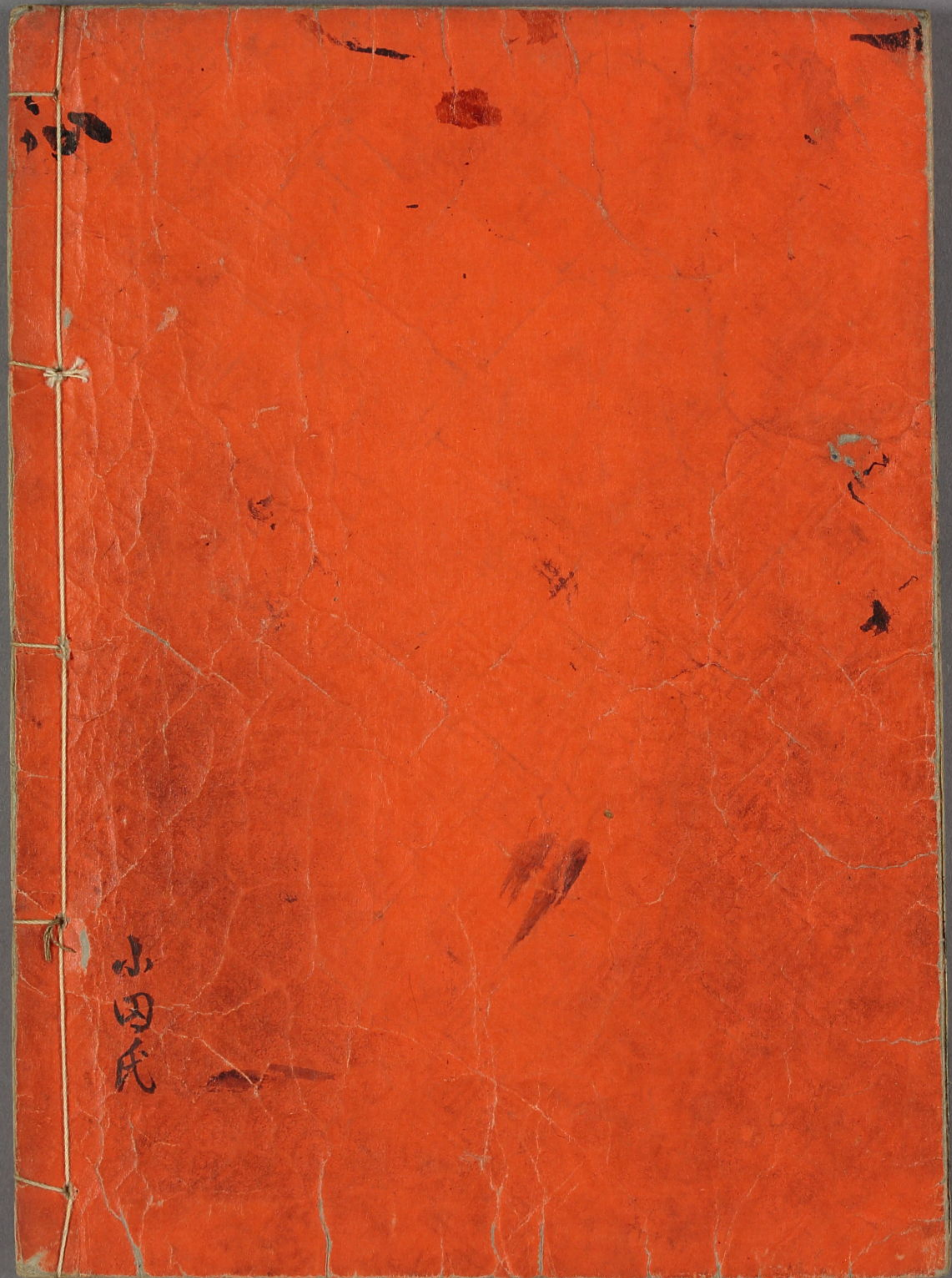
君子之事備矣弟子記此以終篇得無意乎學者少而讀之老而不知一言為可用不幾於侮聖者乎夫子之罪人也可不念哉

論語卷之十

大尾







小田氏